



1985年，在安徽省馬鞍山市含山縣發現距今5800至5300年的凌家灘文化遺址，這是迄今發現的長江下游巢湖流域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是中華文明起源的充分例證，已被確定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長江中下游考察點。凌家灘遺址1998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1年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7月被列入國家150處大遺址保護項目，同年，凌家灘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被國家文物局正式立項。

■文/圖：記者 張玲傑，實習記者 費凡，通訊員 田斌鋒 安徽含山 報道

考古，通過對古人遺跡的探尋，用以填補人類群體記憶的空白。距今5800至5300年的凌家灘文化遺址，激起人們對探尋5000多年前遠古記憶的好奇。為了尋找那段歷史，截至目前，經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主持專家對遺址進行了六次大規模發掘，發現包括墓地、祭壇、近3000平方米的紅陶塊建築遺跡以及具備防禦功能的多重環壕等重要遺跡。同時還發現，凌家灘先民發展稻作農業，以多種動物為飲食材料，其社會組織已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能力。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原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先生曾專門撰文讚歎凌家灘：「早在20世紀的研究已認定，凌家灘遺址已進入了文明時代，處在神、王國發展階段。」時間的車輪轉到了500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正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考古試圖揭開埋藏了五千多年的真實凌家灘。

璀璨玉文化 工藝達頂峰

在含山博物館裡，陳列着眾多從凌家灘遺址中發掘的玉石器，其中鎮館之寶就是「中華第一玉龍」。細細觀察，這隻玉龍呈環狀，首尾相接，龍身雕刻着片片「龍鱗」，栩栩如生。含山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徐自倫告訴記者，凌家灘遺址面積160萬平方米，目前發掘面積3300平方米，出土文物2000多件，其中玉石器有1100多件，包括最早的全身玉質人像，古人用作占卜的玉龜、玉版以及玉鷹、玉八卦、玉龍鳳璜、玉雙虎璜等極具代表性的玉石器。

凌家灘人有着超乎我們想像的文明。考古專家對發掘的玉石器進行研究，發現當時的製作工藝能在玉石上用直徑不超過0.17毫米的鑽孔鑽出直徑不過0.15毫米的微孔，而這一技術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也只能用激光才能完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員朝知教授告訴記者，凌家灘玉器的磨製、鑽孔、雕刻、拋光等工藝技術達到了同時期玉石文化的高峰，奠定了中國史前玉文化發展的基石。凌家灘文化也與遼寧紅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並列為「中國史前三大玉文化」。

具「國家」雛形 現等級分化

在最新一次的考古研究中，考古專家經過調查、鑽探，發現了一處保存較好的凌家灘時期大型「環壕聚落」遺址。朝知教授帶記者參觀了此次考古挖掘的壕溝，勘探顯示，凌家灘「環壕聚落」遺址有70個以上標準足球場大小，在全國同期較為罕見。壕溝有排水防洪，防禦動物和其他部落侵擾的多重功能。朝知教授表示，「環壕聚落」有內、外雙重環壕遺跡，凌家灘先民能夠開鑿十數萬立方米的大型壕溝，不僅需要充足的物質實力，也說明其社會組織已具備一定的行政管理和動員能力，能夠調動足夠的人力、物力，否則很難實現。

結合此前發現的隨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級貴族大型墓葬，規模宏大的祭祀、紅燒土等建築遺跡，以及一批村落遺址的同時發現，反映出早在距今5300多年前的凌家灘社會的階層分化已經相當嚴重，權貴階層已形成，印證了中國最早具有「國家」雛形體制的權力中心的產生。中國先秦史學會會長朱鎮豪表示，我們一直都將中華文明定義為5000年，而凌家灘遺址的時間段是距今5800年到5300年，比5000年的歷史要早，甚至可以往6000年靠。結合此前的考古發現，凌家灘或將中華文明提前數百年甚至近千年。

衣食住行用 邁文明社會

與前幾次考古發掘大量玉石器等文物不同，此次考古更注重探究凌家灘先民的真實生活世界。考古專家通過對發掘的紅燒土塊、動植物化石等進行分析，了解凌家灘先民的生活情景。據分析，凌家灘先民的住房主要用經火燒過的紅燒土塊作為房基槽與牆體的填充材料，用木棍作為牆體支撐柱。同時此次考古在紅燒土塊內發現水稻炭化後的稻穀痕，土壤中浮選出水稻的種子，並發現了較多豬、鹿等動物骨骼，出土的陶器也以碗、鼎、缸等為主，可以得知，當時凌家灘先民已經發展了種植、養殖、打獵等多種經濟。



中華第一玉龍



考古實探

田野是考古者的靈魂

從含山縣驅車半小時來到位於銅閭鎮的凌家灘遺址，穿過一片田野來到此次的挖掘現場，朝知教授作為此次考古的領隊，正忙著帶領隊員進行收尾工作。皮膚黝黑的朝知教授褲腿、鞋子上盡是泥土，他扎進遺址當中，不放過任何挖掘的線索。

居住簡陋 七點即開工

凌家灘文化環壕遺址發掘時間為今年3月到7月，四個多月的時間，朝知教授帶領7名考古隊員每天早晨7點即開工挖掘，到了晚上還要將當天發掘的信息進行整理，考古隊員們經常工作到夜裡九、十點，朝知教授笑稱下雨天就是他們的休息日。距離挖掘現場不遠處就是考古隊的住所，簡陋的房間裡擺放着幾張鐵床和桌子，記者看到桌子一角盡是麵包、方便麵等速食，桌下幾袋塑料袋裝滿了泥土和陶

片，朝知教授正是靠着分析這些泥土和陶片來確定遺址的年代。

探明遺址 仍需上百年

考古隊宿舍的對面是一個大型倉庫，存放着此次挖掘的所有成果。朝知教授給記者介紹挖出的一些動物骨骼、陶片、石器殘片等，與前幾次挖掘不同，這次挖掘沒有精美絕倫的玉器，也很少有完整的陶器，這些都在朝知教授的預料之中。他告訴記者，凌家灘遺址最鼎盛的玉石文化已經被發掘出來，這些文化和工藝奠定了凌家灘遺址在考古中的重要地位。而如此鼎盛的文明需要更龐大的社會文明作為基礎，只有探明當時的社會形態，先人們居住、勞作的真實情況才能真正還原凌家灘的鼎盛。朝知教授坦言，真正探明凌家灘文化，可能還需幾十年甚至上百年。

含山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凌家灘遺址自1985年發現至今已近30年，當年剛出生的嬰兒如今已成家立業。佔地160萬平方米的遺址給含山縣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而遺址如何開發利用，遺址區的村民如何生產、生活等問題成為當地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

保護性開發為基本準則

為推動凌家灘文化遺址的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經國家文物局批覆，含山縣將打造凌家灘考古遺址公園。含山縣委書記李建秋表示，整個遺址公園堅持以保護性開發為原則，將融遺址展示、考古研究、農耕生產、生態遊憩等多項功能於一體，創立遺址保護與生態、民生改善新模式。據了解，整個遺址公園計劃投資6.2億元，到2016年初步建成並對

外開放。與此同時，當地政府希望通過遺址公園的建成帶動當地的旅遊發展，為百姓帶來更多發展致富的機遇。

整村搬遷助遺址順利開發

在距離遺址幾公里處，凌家灘文化村一期工程已經完工，從遺址處搬遷的154戶村民住進了文化村新蓋的樓房裡。含山縣文廣新局局長滕立樹是此項目的負責人，他告訴記者，此前為保護遺址，禁止村民在遺址區建房，而當地村民需要種地、建房，此前引起不少矛盾。凌家灘文化村的建設不僅解決了這一矛盾，更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環境。據悉，文化村後續工程正在積極建設中，屆時整個遺址區的450多戶村民都將搬進新樓房。

中文缺失背後的文化斷裂

今年中學文憑試放榜之後，社會輿論關注的一個重點是：考生的中文水平呈現下滑趨勢，甚至出現了「中文不如英文」的格局。從某一種意義上看，青年人中文缺失的背後，實則是文化斷裂的一種體現。

與中國內地、台灣特別重視中文教育的情形不同，香港首先注重的是英文教育。而且，英文教育的推廣得到了市民社會的堅定支持和擁護。多年以前，特區政府曾經推廣母語教學，最後遭遇失敗，很大程度上便是遭到了學生家長的激烈反對。在不少人看來，以中文為內容的所謂「母語教學」，實質上弱化了對學生英語運用能力的培養，最後導致學生或是青年人失去了應有的國際競爭力和世界公民的素養。

在「英文化等於國際化」的思維下，英文至上主義成為了語言教育的主導方針，更成為青年學生自覺化的學習動機。有學者表示，香港青年學生中文水平不高，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則在於對待教育與文化本身的價值取態。

有學者表示，受英治時代教育思維的影響，教育界存在着這樣一種思維：背誦記憶式的填鴨式教育是不正確的，正確的教育方法應該是發散式、激發主動性的自由式教育。學者認為，自由教育模式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在一些科目的教學上也確實能夠取得比較不錯的效果。但是，就針對中文教育本身而言，適當的記憶和背誦是必須的，否則學生是難以掌握中文的準

確語言內涵和價值。

例如，基於對填鴨式教育的反對，香港取消了中文閱讀範文。這一做法的後果已經通過中學文憑試的結果而出現。因此，至少在古文部分，教育局或許將推出新的範文以供學生學習。粵語中，保留了大量的古漢語詞彙，因而，以背誦和記憶的方式掌握一定程度的古漢語，進而以此掌握一定的中文水平，是一個較為適當的途徑。千百年來，中文的發展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如從文言文到白話文。語言結構的變化，實際上是中文不斷大眾化的體現和象徵。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文學習的難度實際上是越來越低。

不過，有學者對記者表示，一個不能忽

略的事實是：英文主導的格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即便向學生提供更多的現代文或古文的中文範文以及閱讀材料，學生也未必有興趣看。畢竟，社會向上流動所需要的技能、職場競爭的必備素養、升遷晉級的要害考核，很大程度上都和英文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英文的強勢與中文的弱勢，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斷裂的結果。文化斷裂則意味着階層的斷裂，也代表着社會財富和社會結構的壁壘。由此可見，基層家庭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奮鬥和上位，掌握英文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這是解決跨代貧窮的重要方面。

學者表示，以書展為例，中文類圖書的暢銷，並沒有帶來社會特別是青年學生整

體性的中文運用能力的上升。這實際上和香港青年人的閱讀思維、閱讀內容以及閱讀動機有很大的關係。快速閱讀、娛樂閱讀、休閒閱讀、功利化的應用閱讀佔了很大比例，從而使得帶有蒙學和人文性質的非功利閱讀始終局限在部分市民階層中。這種狀況已經持續了多年，此種文化斷裂，也導致了青年人中文水平的下滑。所以，一些本港學者認為，當中國內地、台灣的青年學生能夠在考場中，以古文應試作文題目時，這在香港是難以想象的。然而，香港青年人的英文水平，卻並沒有對中國內地、台灣、日本、韓國的同齡人形成什麼優勢，但代價卻是失去了自己的母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